

漂流三部曲

郭沫若



69259

郭沫若

漂流三部曲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

封面设计：施力行

漂流三部曲

Piao Liu San Bu Qu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159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8 $\frac{3}{8}$ 插页2

1987年9月北京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50,900

ISBN 7-02-000033-9/I·31

书号10019·4176 定价1.50元

目 录

残春	1
漂流三部曲	17
喀尔美萝姑娘	60
行路难	96
落叶	162
叶罗提之墓	259

残 春

—

壁上的时钟敲打着四下了。

博多湾水映在太阳光下，就好像一面极大的分光图，划分出无限层彩色。几只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。我对着这种风光，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载酒的遗事，恨不得携酒两瓶，坐在那明帆之下尽量倾饮了。

正在我凝视海景的时候，楼下有人扣门，不多一刻，晓芙走上楼来，说是有位从大阪来的朋友来访问我。我想我倒有两位同学在那儿的高等工业学校读书。一位姓黎的已经回了国，还有一位姓贺的我们素常没通过往来，怕是他来访问我来了。不然，便会是日本人。

我随同晓芙下楼，远远瞥见来人的面孔，他才不是贺君，但是他那粉白色的皮肤，平滑无表情的相貌，好象是我们祖先传来的一种烙印一样，早使我知道他是我们黄帝子孙了。并且他的颜面细长，他的隆准^①占据中央三分天下

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上旬上海《创造季刊》第一卷第二期。

① 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：“高祖为人，隆准而龙颜。”《集解》引应劭说：“隆，高也。准，颊权准也。”《索隐》引李斐说：“准，鼻也。”隆准，即高鼻子。

有其二的疆域。他洋服的高领上又还露出一半自由无领的蝥蛸^①，所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，就好象一只白色的山羊。待我走到门前，他递一张名片给我。我拿到手里一看，恰巧才是“白羊”两字，倒使我几乎失声而笑了。

白羊君和我相见后，他立在门次便向我说道：

——“你我虽是不曾见过面，但是我是久已认得你的人。我的同学黎君，是你从前在国内的同学，他常常谈及你。”

几年来不曾听见过四川人谈话了，听着白羊君的声音，不免隐隐起了一种恋乡的情趣。他又接着说道：

——“我是今年才毕业的，我和一位同学贺君，他也是你从前在国内的同学，同路回国。”

——“贺君也毕了业吗？”

——“他还没有毕业，他因为死了父亲，要回去奔丧。他素来就有些神经病，最近听得他父亲死耗，他更好象疯了的一般，见到人就磕头，就痛哭流涕，我们真是把他没法。此次我和他同船回国，他坐三等，我坐二等，我时常走去看顾他。我们到了门司，我因为要卖些东西，上岸去了，留他一个人在船上。等我回船的时候，我才晓得他跳了水。”

——“甚么？跳了水？”我吃惊地反问了一声。

白羊君接着说道：“倒幸好有几位水手救起了他，用捞钩把他钩出了水来。我回船的时候，正看见他们在岸上行人

① 《尔雅·释虫》：“蝥蛸，蝥。”按即天牛的幼虫，色白身长，故被借以形容人的颈项之美。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：“领如蝥蛸。”

工呼吸，使他吐水，他倒渐渐地苏醒转来了。水手们向我说，他跳水的时候，脱了头上的帽子，高举在空中画圈，口中叫了三声万岁，便扑通一声跳下海里去了。”白羊君说到他跳水的光景还用同样的手法身势来形容，就好象逼真地亲眼见过的一样。

——“但是船医来检验时，说是他热度甚高，神经非常兴奋，不能再继续航海，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。因此我才决计把他抬进就近的一家小病院里去。我的行李通同放在船上，我也没有工夫去取，便同他一齐进了病院了。入院已经三天，他总是高烧不退，每天总在摄氏四十度上下，说是尿里又有蛋白质，怕是肺炎、胃脏炎，群炎并发了。所以他是命在垂危。我在门司又不熟，很想找几位朋友来帮忙。明治专门学校的季君我认得他，我不久要写信去。他昨天晚上又说起来，说是‘能得见你一面，便死也甘心’，所以我今天才特地跑来找你。”

白羊君好容易才把来意说明了，我便请他同我上楼去坐。因为往门司的火车要六点多钟才有，我们更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饭再同去，晓芙便往灶下去弄饭去了。

好象下了一阵骤雨，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样，白羊君一上楼把他刚才的焦灼，忘在脑后去了。他走到窗边去看望海景，极口赞美我的楼房。他又踱去踱来，看我房中的壁画，看我壁次的图书。

他问我：“听说你还有两位儿子，怎么不见呢？”

我答道：“邻家的妈妈把他们引到海上去玩耍去了。”

我问他：“何以竟能找得到我的住所？”

他答道：“是你的一位同学告诉我的。我从博多驿下车的时候，听说这儿在开工业博览会，我是学工的人，我便先去看博览会来，在第二会场门首无意之间才遇着你一位同学，我和他同过船，所以认得。是他告诉了我，我照着他画的路图找了来。你这房子不是南北向吗？你那门前正有一眼水井，一座神社，并且我看见你楼上的棹椅，我就晓得是我们中国人的住所了。①不是你同学告诉我的时候，我还会到你学校去问呢。”

同他打了一阵闲话，我告了失陪，也往楼下去帮晓芙弄饭去了。

二

六点半钟的火车已到，晓芙携着一个儿子，抱着一个儿子，在车站上送行。车开时，大的一个儿子，要想跟我同去，便号哭起来，两只脚儿在月台上蹶着如象踏水车一般。我便跳下车去，抱着他接吻了一回，又跳上车去。车已经开远了，母子三人的身影还伫立在月台上不动。我向着他们不知道挥了多少回数的手，等到火车转了一个大弯，他们的影子才看不见了。火车已飞到海岸上来，太阳已西下，一天都是鲜红的霞血，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之泪。我回头过来，看见白

① 作者原注：日本人一般不用棹椅。

羊君脱帽在手，还在向车站方面挥举，我禁不住想起贺君跳海的光景来。

——可怜的是贺君了！我不知道他为甚么要跳海，跳海的时候，为甚么又要脱帽三呼万岁。那好象在这现实之外有甚么眼不能见的“存在”在诱引他，他好象Odysseus^①听着Siren^②的歌声一样。

——我和我的女人，今宵的分离，要算是破题儿第一夜了。我的儿子们今晚睡的时候，看见我没有回家，明朝醒来的时候，又看见我不在屋里，怕会疑我是被甚么怪物捉了去呢。

——万一他是死了的时候，那他真是可怜！远远来到海外，最终只是求得一死！……

——但是死又有甚么要紧呢？死在国内，死在国外，死在爱人的怀中，死在荒天旷野里，同是闭着眼睛，走到一个未知的世界里去，那又有甚么可怜不可怜呢？我将来是想死的时候，我想跳进火山口里去，怕是最痛快的一个死法。

——他那悲壮的态度，他那凯旋将军的态度！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火葬？我觉得火葬法是最单纯，最简便，最干净的了。

——儿子们怕已经回家了，他们回去，看见一楼空洞，

① 俄底修斯。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，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中的主人公。

② 塞壬。希腊神话中福耳库斯和一位缪斯的女儿们。她们住在一个海岛上，能以悦耳的歌声迷惑航海者而使之灭亡。

他们会是何等地寂寞呢？……

默默地坐在火车中，种种想念杂然而来。白羊君坐在我面前痉挛着嘴唇微笑，他看见我在看他，便向我打起话来。

他说：“贺君真是有趣的人，他说过他自己是‘龙王’呢！”

——“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——“那是去年暑假的时候了，我们都是住在海岸上的。贺君有一天早晨在海边上捉了一个小鱼回来，养在一个大碗里面。他养了不多一刻，又拿到海里去放了。他跑来向我们指天画地地说，说 he 自己是龙王，他放了的那匹小鱼，原来是条龙子。他把他这条龙子一放下了海去，四海的鱼鳞都来朝贺来了。我们听了好笑。”

——“恐怕他在说笑话罢？”

——“不，他诸如此类疯癫识倒的事情还很多。他是有名的吝啬家，但是他却肯出不少钱去买许多幅画，装饰得一间房间都是。他又每每任意停一两礼拜的课，我们以为他病了，走去看他时，他才在关着门画画。”

——“他这很象是位天才的行径呢！”我惊异地说了，又问道：“他画的画究竟怎么样？”

白羊君说道：“我也不晓得他的好歹，不过他总也有些特长，他无论走到甚么名胜地方去，他便要捡些石子和蚌壳回来，在书案上摆出那地方的形势来做装饰。”

白羊君愈是谈出贺君的逸事来，我愈觉得他好象是一

位值得惊异的人。我们从前在中国同学的时候，他在下面的几班，我们不幸也把他当着弱小的低能儿看了。我们这些只晓得穿衣吃饭的自动木偶！为甚么偏会把异于常人的天才，当成狂人、低能儿、怪物呢？世间上为甚么不多多产出一些狂人怪物来哟？

火车已经停过好几站了。电灯已经发了光。车中人不甚多，上下车的人也很少，但是纸烟的烟雾，却是充满了四隅。乘车的人都好象蒙了一层油糊，有的一人占着两人的座位，侧身一倒便横卧起来；有的点着头儿如象在滚西瓜一样。车外的赤色的世界已渐渐转入虚无里去了。

三

“Moj! Moj!”^①

门司到了，月台上叫站的声音分外雄势。

门司在九州北端，是九州诸铁道的终点。若把九州比成一片网脉叶，南北纵走诸铁道就譬比是叶脉，门司便是叶柄的结托处，便是诸叶脉的总汇处。坐车北上的人到此都要下车，要往日本本岛的，或往朝鲜的，都要再由海路向下关或釜山出发。

木履的交响曲！这要算是日本停车场下车时特有的现象了。坚硬的木履踏在水门汀的月台上，汇成一片杂乱的

① 作者原注：“门司！门司！”

噪音，就好象有许多马蹄的声响。八年前我初到日本的时候，每到一处停车场都要听得这种声响，我当时以为日本帝国真不愧是军国主义的楷模，各地停车场竟都有若干马队驻扎。

我同白羊君下了车，被这一片音涛，把我们冲到改札口^①去。驿壁上的挂钟，长短两针恰好在第四象限上形成一个正九十度的直角了。

出了驿站，白羊君引我走了许多大街和侧巷，彼此都没有话说。最后走到一处人家门首，白羊君停下了步，说是到了；我注意一看，是家上下两层的木造街房，与其说是病院，宁可说是下宿^②。只有门外挂着的一道辉煌的长铜牌，上面有黑漆的“养生医院”四个字。

贺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楼下，是间六铺席子的房间^③，正中挂着一盏电灯，灯上罩着一张紫铜色包单，映射得室中光景异常惨淡。一种病室特有的奇臭，热气、石炭酸气、酒精气、汗气、油纸气……种种奇气的混淆。病人睡在靠街的窗下。看护妇一人跪在枕畔，好象在替他省脉。我们进去时，她点头行了一礼，请我们往邻接的侧室里去。

侧室是三铺席子的长条房间，正中也有一盏电灯，靠街窗下有张小小的矮桌，上面陈设有镜匣和其他杯瓶之类。房中有脂粉的浓香。我们屏息一会，看护妇走过来了。她

① 日语车票谓之“札”，改札口即车站的检票口。

② 作者原注：日本的普通客栈。

③ 作者原注：日本住房以席面计算，普通有四席半、六席、八席等。

是中等身材，纤巧的面庞。

——“这是 S 姑娘。”

——“这是我的朋友爱牟君。”

白羊君替我们介绍了，随着便问贺君的病状。她跪在席上，把两手叠在膝头，低声地说：

——“今天好得多了。体温渐渐平复了。刚才检查过一次，只不过七度二分^①，今早是三十八度，以后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。只是精神还有些兴奋。刚才才用了催眠药，睡下去了。”

她说话的时候，爱把她的头偏在一边，又时时爱把她的眉头皱成“八”字。她的眼睛很灵活，晕着粉红的两颊，表示出一段处子的夸耀。

我说道：“那真托福极了！我深怕他是肺炎，或者是其他的急性传染病，那就不容易望好呢。”

——“真的呢。——倒是对不住你先生，你先生特地远来，他才服了睡药。”

——“病人总得要保持安静才好。……”

白羊君插口说道：“S 姑娘！你不晓得，我这位朋友，他是未来的 doctor^②，他是医科大学生呢！”

——“哦，爱牟先生！”她那黑耀石般的眼仁，好象分外放出了一段光彩。“我真喜欢学医的人。你们学医的人真好！”

① 作者原注：摄氏三十七度二分之简略语。

② 作者原注：医生。

我说：“没有甚么好处，只是杀人不偿命罢了。”

——“啊啦！”她好象注意到她的声音高了一些，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。“那有……那有那样的事情呢。”

四

辞出医院，走到白羊君寓所的时候，已经是十一点过了。上楼，通过一条长长的暗道，才走进了白羊的寝室。扭开电灯时，一间四铺半的小房现出。两人都有些倦意，白羊君便命旅馆的女仆开了两床铺陈，房间太窄，几乎不能容下。

我们睡下了。白羊君更和我谈了些贺君的往事，随后他的话头渐渐转到S姑娘身上去了。他说他喜欢S姑娘，说她本色；说她是没有父母兄弟的孤人；说她是生在美国，她的父母都是死在美国的；说她是由日本领事馆派人送回国的，回日本时才三岁，由她叔母养大，从十五岁起便学做看护妇，已经做了三年了；说她常常说是肺尖不好，怕会得痨症而死。……他说了许多话，听到后来我渐渐模糊，渐渐不能辨别了。

门司市北有座尖锐的高峰，名叫笔立山，一轮明月，正高高现在山头，如象向着天空倒打一个惊叹的符号(!)一样。我和S姑娘徐徐步上山去，俯瞰门司全市，鱼鳞般的屋瓦，反射着银灰色的光辉。赤间关海峡与昼间繁凑的景象

迥然改观，几只无烟的船舶，如象梦中的鸥鹭一般，浮在水上。灯火明迷的彦岛与下关海市也隐隐可见。山东北露出一片明镜般的海面来，那便是濑户内海的西端了。山头有森森的古木，有好事者树立的一道木牌，横写着“天下奇观在此”数字。有茶亭酒店供游人休息之所。

我和S姑娘登上山顶，在山后向着濑户内海的一座茶亭内坐下，对面坐下。卖茶的妈妈已经就了寝，山上一个人也没有。除去四山林木萧萧之声，甚么声息也没有。S姑娘的面庞不知道是甚么缘故，分外现出一种苍白的颜色，从山下登上山顶时，彼此始终无言，便是坐在茶亭之中，也是相对默默。

最后她终于耐不过岑寂，把她花蕾般的嘴唇破了：“爱牟先生，你是学医的人，医治肺结核病，到底有甚么好的方法没有？”她说时声音微微有些震颤。

——“你未必便有那种病症，你还要宽心些才好呢。”

——“我一定是有的。我夜来每肯出盗汗，我身体渐渐消瘦，我时常无端地感觉倦怠，食欲又不进，并且每月的……”说到这里她忍着不说了。我揣想她必定是想说月经不调，但是我也不便追问。我听了她说的这些症候，都是肺结核初期所必有的，更加以她那腺病质的体格，她是得了这种难治的病症断然无疑。但是我也不忍断言，使她失望，只得说道：

——“怕是神经衰弱罢，你还该求个高明的医生替你诊察。”

——“我的父母听说都是得的这种病症死的，是死在桑佛朗西司戈^①。我父母死时，我才满三岁，父母的样子我不记得了。我只记得一些影子，记得我那时候住过的房屋，比日本的要宏壮得许多。这种病症的体质，听说是有遗传性的。我自然不埋怨我的父母，我就得……早死，我也好……少受些这人世的风波。”她说着说着，便掩泣起来，我也有些伤感，无法安慰她的哀愁。沉默了半晌她又说道：

——“我们这些人，真是有些难解，譬如佛家说：‘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’^②这个我们明明知道，但是我们对于生的执念，却是日深一日。就譬如我们嗑葡萄酒一样，明明知道醉后的苦楚，但是总不想停杯！……爱牟先生！你直说罢！你说，象我这样的废人，到底还有生存的价值没有呢？……”

——“好姑娘，你不要过于感伤了。我不是对着你奉承，象你这样从幼小而来便能自食其力的，我们对于你，倒是惭愧无地呢！你就使有甚么病症，总该请位高明的医生诊察的好，不要空自担忧，反转有害身体呢。”

——“那么，爱牟先生，你就替我诊察一下怎么样？”

——“我还是未成林的笋子^③呢！”

——“啊啦，你不要客气了！”说着便缓缓地袒出她的上

① 桑佛朗西司戈(San Francisco)，通译圣弗兰西斯科，即“旧金山”，美国太平洋岸的城市。

② 语出《法华经·譬喻品》。意思是说人处在生死往来的三界(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)之中，常有生老病死的忧患，好象置身于火室里面，充满怖畏。

③ 作者原注：日本称庸医为“竹藪”。

半身来，走到我的身畔。她的肉体就好象大理石的雕像，她腆着的两肩，就好象一颗剥了壳的荔枝，胸上的两个乳房微微向上，就好象两朵未开苞的蔷薇花蕾。我忙立起身来让她坐，她坐下把她一对双子星，圆睁着望着我。我擦暖我的两手，正要去诊打她的肺尖，白羊君气喘吁吁地跑来，向我叫道：

——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爱牟！爱牟！你还在这儿逗留！你的夫人把你两个孩儿杀了！”

我听了魂不附体地一溜烟便跑回我博多湾上的住家。我才跑到门首，一地都是幽静的月光，我看见门下倒睡着我的大儿，身上没有衣裳，全胸部都是鲜血。我浑身战栗着把他抱了起来。我又回头看见门前井边，倒睡着我第二的一个小儿，身上也是没有衣裳，全胸部也都是血液，只是四肢还微微有些蠕动，我又战栗着把他抱了起来。我抱着两个死儿，在月光之下，四处窜走。

——“啊啊！啊啊！我纵使有罪，你杀我就是了！为甚么要杀我这两个无辜的儿子？啊啊！啊啊！这种惨剧是人所能经受的吗？我为甚么不疯了去！死了去哟！”

我一面跑，一面乱叫，最后我看见我的女人散着头发，披着白色寝衣，跨在楼头的扶栏上，向我骂道：

——“你这等于零的人！你这零小数点以下的人！你把我们母子丢了，你把我们的两个儿子杀了，你还在假惺惺地作出慈悲的样子吗？你想死，你就死罢！上天叫我来诛除你这无赖之徒！”